

返鄉 / 移居 - 農村創生交流會

探索農村的可能性、思考農村的未來性

苗栗場：尋找在地新動能

時間：2018 年 11 月 30 日(周五)上午 09:30~13:00 (備有簡易茶點)

地點：苑裡掀冊店 / 苗栗縣苑裡鎮新興路 35 巷 22 弄 32 號

分享者	主題
邱星崑 / 耕山農創	耕山、老寮、新農業
林秀芃 / 苑裡掀海風	海風、掀冊、新苑裡
溫心榆 / 少年藝工隊	山城、少年、藝工隊
吳子鈺 / 雨林咖啡	六都升級後的新農鄉
李文權 / 理博農業生物科技	看見青農發展的新可能性

[網路文宣]

苗栗，一個位於中台灣與北台灣交界的縣市，在發展歷程中同時受到新竹與台中的影響，但卻又沒有從新竹與台中的發展中獲得太多實質效益。這個既中又北、既親北又靠中的空間位置，不只顯現苗栗歷史發展過程的地理拉扯，也點明了其內部社會特質的地理差異如何在縣市的政策上型塑出矛盾的內在問題。

作為北台的節點，苗栗太邊緣，雖然同樣是以農業為特色，但其農業化的地景視覺和休憩活動，又不及宜蘭農地所能為台北都會民眾帶來的想像和滿足。相對的，反而是苗栗為了能進一步更像北台的一份子，近年來不斷地試圖透過各種工業化和拓展公共建設的方式，將自己「北台化」。

值得深入探討的是，為何處於新竹高科技產業和台中工具機產業之間的苗栗，卻只是更加突顯其相對不成長的發展歷程？面對這樣的情境條件和城鄉不均發展問題，返鄉移居的可能性何在，以及返鄉青年如何從「成長線上相對不成長」的條件中，以新的眼光找到創生行動的可能性？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黃仁志

開場說明本系列交流會的源起和目的(略)。

苗栗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位於一個「都市成長線上的相對不成長之處」，這是之前一本碩士論文的題目，就是苗栗在以農養工時代，從北台灣地區一直強調的都市成長模式中，苗栗在這個過程中脫落了。可是一方面它往北銜接到新竹，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苗栗北部的竹南、頭份，獲得非常大的養分，所以頭份跟苗栗市，是苗栗人口最多的地方，可是，除此之外的，大概就要到接近台中這一帶，才會有一些發展機會，可是中間是空的，苗栗的中間變成一個往兩極化的方向去發展。在這個情況下，苗栗未來的在地發展應該走什麼模式？對返鄉年輕人來說、或是想要回來這邊居住的人來說，怎麼在這裡創造一個生活的機會，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今天我們邀請三位分享人，從他/她們移居或返鄉的經驗來跟我們分享他/她們經營的過程，以及對未來的期待跟想像會是什麼。另外再請雨林咖啡吳子鈺跟理博農業生物科技的李文權李董事長，一起來跟我們分享他們自己的觀察，以及他們從自身的社會經驗和網絡關係中，如何理解接下來的農村創生，和面對大家所提出的課題時，是否有什麼克服的機會。

耕山農創 邱星崑：

大家好，我從苗栗的東北角來到西南角，開車都快一個小時，大概都可以到台北去了，這就是苗栗的困境。我們的地形很破碎、我們的生活經驗其實差異很大。我是南庄人，我人生第一次進苗栗市是我二十歲的時候，這大概是我們中港溪流流域多數人的生活經驗，大家沒事不會進苗栗市，就是我們其實是一個硬湊起來的行政區，就是說北是往新竹、南是往台中，那中間「空的」那塊是什麼，這是有一個歷史背景的。

我在十餘年前回鄉，大學的時候就回來，做一些常見的社造活動。那時候就是大家在大學裏面修課、然後回到家鄉做一些調查，發現對家鄉很陌生，嘗試想做一點改變，所以那時候就作了社區報、帶小朋友玩、鄉土營到處找土地公等等這些小遊戲。慢慢就覺得那些問題更多是結構性的。會做這一系列的事，其實主要是來自於我自己寫碩士論文時的一些資料整理跟反省，發現一個很殘酷的事實。這是要回到南庄的地方事件的回顧。如果我們時段拉長到兩百年來看的話，會發現很值得去思考的現象。

第一個是在清領時期的時候，有一個人叫「黃祈英」，他的角色大概跟吳沙很類似。因為有他，所以整個斗煥坪以上就開拓了。那他這個人很像黃飛鴻，他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本來是保鏢，遇到船難之後上岸就漂到了斗煥坪，然後在那邊照管那邊的生意，就是漢番交易的場所。後來娶了賽夏族女子，就有一些特權可以讓漢人、客家人去開墾。他作了一件大事，讓清朝很震怒，他帶領了南庄裡面的賽夏族人去攻打中港老街那一帶的竹南土城，把他們的信仰慈裕宮整個燒掉，死了非常多人，那附近都還有一間萬善祠記載這件事情。他的下場很慘，被拉去八卦山斬首，他的兒子詐死逃過一劫，這是後話了。

再來是日阿拐，他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是客家血統的賽夏人，他九歲被部落收養，可是他始終認同自己是賽夏人。他帶著泰雅族還有客家的軍隊三族聯軍，在1902年的時候去攻打日本人。他本人是國子監，他有捐官，也是很特別的人物。到了日治末期、戰後，我們地方上有一股蠻重要的力量，就是台共，像蕭春進他們那一票人。蕭春進是我們現在村長的親大伯，他們都是留日的菁英，都是地主的後代，但就是去追求一個平等的社會，最後也都被槍斃。然後到了曾年有，我們南庄的社造前輩，很多人可能認識他，然後他是被趕走，就是得罪地方的一些勢力，做社造做到被趕走。總之這個地方，每六十年到八十年是一個週期。任何地方勢力、你想要做一些地方結社的下場是毀滅，不管統治者是誰，清朝、日本殖民政府、國民黨，都把你幹掉。然後到了曾年有的時候，因為那是一個民主時代，就是被趕走而已，沒有拿刀殺他。

南庄地方行動回顧

歷史時期	國家	治理重心	關鍵行動者	關鍵事件
清領時期 (1816~1895)	中華帝國	漢番劃分	黃祈英	率番攻城 (1826)
日治時期 (1895~1945)	殖民帝國	番林整編	日阿拐	南庄事件 (1902)
戰後到戒嚴 (1945~1987)	現代國家	派系榨取	蕭春進	台共掃蕩 (1952)
解嚴後到本土化 (1987~)	民族國家	地方性	曾年有	社區營造 (2003)

另一方面我在想的是，為什麼以前的人動能這麼大？以前都是戰爭，叫你一群人上戰場去死，現在誰做得到？我們現在的方式都是 line 來一下、打卡簽到，超廢，沒有用。為什麼以前的動能可以動到說一起上戰場？那種幾千人的決戰，然後最後大家屍骨無存，然後後面變義民。為什麼以前人是這樣，而現在我們這麼弱，差在哪裡？後來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連結——他們有他們的物質基礎，就是他們有很明確那個連帶。這些人都是用樟腦賺錢的人，他們其實都有清朝說的「番割」。他是專門運火藥、運鐵器去部落裡面，算是山大王了，他擁有那時候非常先進的火藥、火器，跟日軍作戰，大砲也有。那後來就越來越弱，地方的動能就越來越弱。

我在想，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社造說破嘴是沒有用的。平常都很好，每天泡茶、聊天，但遇到選舉就各自歸隊，還是回到他們各自那個系統去。所以我覺得必須創造跟農民之間很直接的連結，所以我做了「耕山農創」。就是剛好有社會企業的風潮，我試著讓我跟農民之間的互動不會只有「我們是親戚」、「我們是鄰居」、「我們是好朋友」，而是我們有很深刻的利益共同的關係。

在南庄這個地方又特別難，因為我們是觀光區。其實台三線這個區塊承受很大的開發壓力，基本上是整個中北台灣都會區的腹地。從台北、新北、桃園全部是直轄市，到了新竹也有竹科新貴，台灣一半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這個地方，他的腹地就是我們苗栗，所以這就是高度地被奇觀化，就是說來這邊要喝一杯歐風咖啡、要過歐式小木屋的生活的那種奇妙的幻想，都加在我們的身上。南庄在整個山林廢耕之後就轉成觀光勝地，所以連帶地我們農地被炒作得很嚴重。數年前已經一甲一、兩千萬了，現在還在往上飆，非常誇張。那一個有機農場大概要五甲才能夠活，意思是我要準備一億的現金來做。如果有，那我就放銀行生利息就好啦，種什麼田啊，不是嗎？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之前從老寮開始去推深度旅行，也開了一間農創店，把在地的選物盤點出來。學寮的部分是訓練年輕人往前投入到現場，無論是用經理人的方式、或是用學徒的方式務農，我們試著把產業鏈打開來。老寮就是整理老房子、背包客棧，這些也不用多說，大家應該都有相關的經驗。重點是，透過住宿把人帶來現場，可以進入很深刻的文化體驗。因為我們很在乎產地旅行，大家可以進到現場跟農夫一起作、一起理解整個農業的過程、背後的意義跟文化。

我們後來在南庄把 Valai 農創店收起來。我覺得這個模式在商業上是還可以討論的，因為我們完全是用本地的產品、在地的食材。可是南庄的遊客不是很買單，他們寧可去吃那種很常見的那種路邊小吃，未必會覺得來這邊要吃到本地的食材。

可是我們餐點的食材就來自這塊很經典的山林梯田，這位農友是很厲害的，他用魚稻共生的方式，所以復耕之後整個生態恢復得很快，我們之前也會辦很多生態體驗。比較有趣的是我們叫「農創店」，我們就作了米鬆餅，裡面沒有麵粉也沒有雞蛋，是用這位阿伯的鴨間稻和鴨蛋來做。因為這種鴨蛋比雞蛋更黏稠，所以就不需要加什麼發粉、鬆餅粉，完全用米就可以做出來這個米鬆餅了。因為這個價格夠高，像這樣一份下午茶就賣 100 多塊吧，那我就用 50、60 元跟這個阿伯契作，那他就不用交農會，就可以跟我合作。他兒子現在也回來接班了。我們現在想的是這條路。

後來，在實做過程當中，我慢慢也領悟了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山上都是各種開發，而我們談客家文化的傳承時，很重要的一個方式是可以如何把山種回來。像這位是一個賽夏族的阿姨，在種小米。因為她要種，會在山上裡面生活，那些相關的詞彙、文化觀念，才會傳承下來。我們也開玩笑地說，客家話中有很多詞彙都在描述「在山上怎麼跌倒」，那是因為以前人上山工作，需要交代說今天發生的事情。而隨著山上生活的多種狀況，對應到文化裡就有很多細緻的詞語在講這件事情。可是隨著整個山林生活的脫節，這些字大概也不會用了。這些東西看起來很普通，但都是這個地方的自然環境跟這個地方社群之間的黏著劑。需要有這些媒介，讓身體跟環境可以扣在一起，所以這件事情是重要的，有很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

這是我們的架構，就是透過田調把在地的產業鏈打開，去思考更多可能性。我們後來就摸索出了一個概念，就是「文化是產業的前題」。比方說客家文化、客家山歌之類的。可是「產業是文化的載體」啊！像我們採茶、唱山歌，是同一件事情，現在沒有採茶了，現在山歌的話都是政府補助，然後在社區中心唱山歌，沒那個味道了。要把茶園復耕，山歌文化才會回來。



前面我很快地講過去我做的事情，今天交流會比較是放在「地方創生」這個概念。之前在鼓吹社會企業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怪怪的、覺得搭不上，是因為社會企業很多是純議題性的，比如說性別、環保等等，他可以是很議題性的，可是像我們做地方工作，日常事情之繁雜，隔壁小貓小狗的事情都來找你，根本不可能就只專心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光是鄰里關係就處理不完了。所以我覺得，用社會企業來指稱地方的東西，我覺得還沒到那個標準，有點不太符合。

「地方創生」這個字是移植來的，可是我也覺得它值得被討論。之前關鍵評論網辦講座，邀請木下齊跟王繼維對談，我請王繼維幫我問個問題。木下齊是這一兩年的國內討論地方創生時的知名人物，他說地方創生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不要拿補助，這都很好，因為商業產業的確是地方重要的經濟支柱。那之後呢？王繼維就問木下齊說，如果今天真的做起來，經濟繁榮、房租上漲、本來的老店被趕走了，怎麼辦？木下齊的意思是那代表你體質不好、你要努力賺錢。那我聽到這個答案是覺得，那這樣做了要幹嘛？對，生計很重要，但我們真正在乎的是那個「地方」。而「地方」是什麼？

經濟很重要，但那不是全部。放長時間軸來看，像我們南庄，社造起家，但現在變成什麼樣？最有名的桃米生態村，社造起家，結果呢？飯店進去。資本操作的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台南正興街，做得非常好啊，然後呢？換 Levis 進去了，大資本就進去了，然後房租漲了三倍到十倍，誰受得了？我覺得這是這個時代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的課題。

對我來說，地方創生的關鍵在於「保存地方性」。地方性是我們所熟悉的在地生活空間，在時間上也是。這一群人對他們自己是誰有一個很深刻的理解，像我南富村，我們就是關公的子民。我們大年初一都要去廟裡拜拜；如果小孩不好過，我們都要去認關公為乾爹之類的。空間的層面反映出主觀的想像，哪個角落有什麼故事、有什麼神話之類的，這是一個很完整的地方，



具體來說是什麼？我個人把這個場景稱為「最小客家單位」，這是最古典的客家生活，一個伙房、前面會有水梯田，這個小小的是土地公，然後有他們家的墓、再往上就是各種種作，茶葉、柑橘之類的，以前可能就是幾十個人住在這裡。這是我所認知的「地方」。所以對我而言，「創生」是如何維持住這個東西。



另外像這裡，裡面住了一個很有名的人，就是吳濁流，住在這棵樹的後面。小時候跟他阿公住在一起，前面也是水梯田，有伯公，一樣的場警。這個環境在他的作品裡面也有很仔細地描述

吳濁流是日本人，他的阿公是清朝的秀才，帶他走上山崗看那個環境。吳濁流對這個環境的描述是：

「今天，十四庄的人民能夠和平地生活，任何村莊的田裡都有水流，有稻熟，山上有茶，生產很多的橘子，這些都是義民爺的陰德，如果沒有義民爺，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幸福日子過。」(無花果，頁 14)

「十四庄的人」，這是清朝人講的話喔！所以這個環境，在地方人的眼裡是一個有情的世界，是有感情的地方，義民爺是那些保衛鄉土犧牲生命的人，就是我們的祖先。所以這個環境這麼美好是要感恩的，是我們努力耕作之後供奉給義民爺、義民爺會保佑我風調雨順，它是一個正向的循環，這是一個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是在被破壞當中。這個地方現在是蓋了上億的別墅，做那個數位拉斯維加斯、在竹北搞營造廠，蓋很歐風的大莊園，超可怕。以前就是有河，所以有聚落，這很合理。但這個沒有，他怎麼來的呢？就是硬蓋起來的。這類的大小開發一直在進行當中，完全忽略地方的主體性。



這是以前的桂花巷，很可愛，很像隨時都會有小朋友騎腳踏車衝出來，是我們所熟悉的地方巷弄。現在變九份了！觀光化的「老街」變成一種地方發展的重症，把各地變得一模一樣，我騙你這是九份你也信啊！但他是南庄，明明是這樣子的生活，為什麼最後變成這樣？背後有一個很重大的整個政治經濟的轉型。總之，地方的破壞是很全面的，



這是龍潭的西南角，我們去年做了一些調查。這個地方有地勢差的，從龍潭中心的大池往西南看的話，這邊是一個很溫和的圓弧形，就像女性的胸部一樣，所以稱為「乳姑山」，在鍾肇政的文學裡面寫了很多，很多茶園和各式各樣的伙房。很特別的是它還有一個紅磚工廠的伙房，負責製造周圍蓋伙房用的紅磚瓦，還有伙房裏面有日式茶廠，其實都很精彩。那這些就是地方啊！可是這些它在嚴重的損毀當中，這個就很沒有道理！明明是我們國寶級的文學地景，但卻可以蓋大廠、

排汗水。友達就在那邊，也是抗爭很久才處理掉。另外像這個關西在買地的就是買了地就把土地公遷走，害當地人只好幫土地公蓋新家，或是在峨眉，大家知道現在在推遊湖，但這個水真的是黑色，都是豬糞，很可怕！每天就是這樣黑色的水灌在峨眉湖裡面，然後大家在上面想要玩那個船，真的很誇張。

我要講的是，我們的地方很脆弱，有各式各樣的鳥事每天在發生，它在損傷我們的地方性。地方性一旦缺失，就培養不出地方人。像我來到苑裡就完全不熟悉，而南庄或頭份，他們的精神氣質、生活習慣就是跟苑裡不一樣，因為它是在地的機制去培養出來不同的人！可是當地方性有破口之後，我們之間就越來越像，我們的穿著、各式各樣的習慣就越來越像，就那種地方性的那個就抹平掉了。

這個大埤塘是黃南球開的，他是從三灣一路到獅潭、苗栗市，可以說是大苗栗的梟雄。這個埤塘是好幾甲、三甲多的埤塘，完全優養化，上面都給它蓋高架道路，這邊都是重機，超可怕。假日的時候就一群一群的重機車這樣子過，很多阿公阿婆都受傷。一方面高舉著說文化保存、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對這件事就是任它發生。然後，石岡它在這個城鄉交界，就是很容易被這種廢五金的行業所佔據。我們需要讓大家知道說，我們所在乎的地方是一直受到傷害的。對我而言的地方創生，不是大家回來有錢賺、回來生活，而是其他的事情可以如何處理？我們在乎的那個地方性、地方的水文、文化資產、宗教儀式，這些東西怎麼維持，對我而言才是地方創生。商機很重要我知道，因為我也在創業啊！



「今天，十四庄的人民能夠和平地生活，任何村莊的田裡都有水流，有稻熟，山上有茶，生產很多的橘子，這些都是義民爺的陰德，如果沒有義民爺，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幸福日子過。」
吳濁流，《無花果》，頁14

「自己主要是種田、柑橘和仙草，雖然已經歷過義民祭作主兩次，不過卻是第一次供奉福氣大神豬……表面上看起來供奉神豬需要花很多錢，但是在冥冥之中義民爺還是會回饋你很多的。」
▼翻攝《褒忠亭義民節石光坪林聯庄祭典專輯》



▲關西坪林元和宮保留了過往義民廟傳統普遍的「吊棧」習俗，為目前極少數僅存。
(攝於今年農曆7月14日坪林元和宮中元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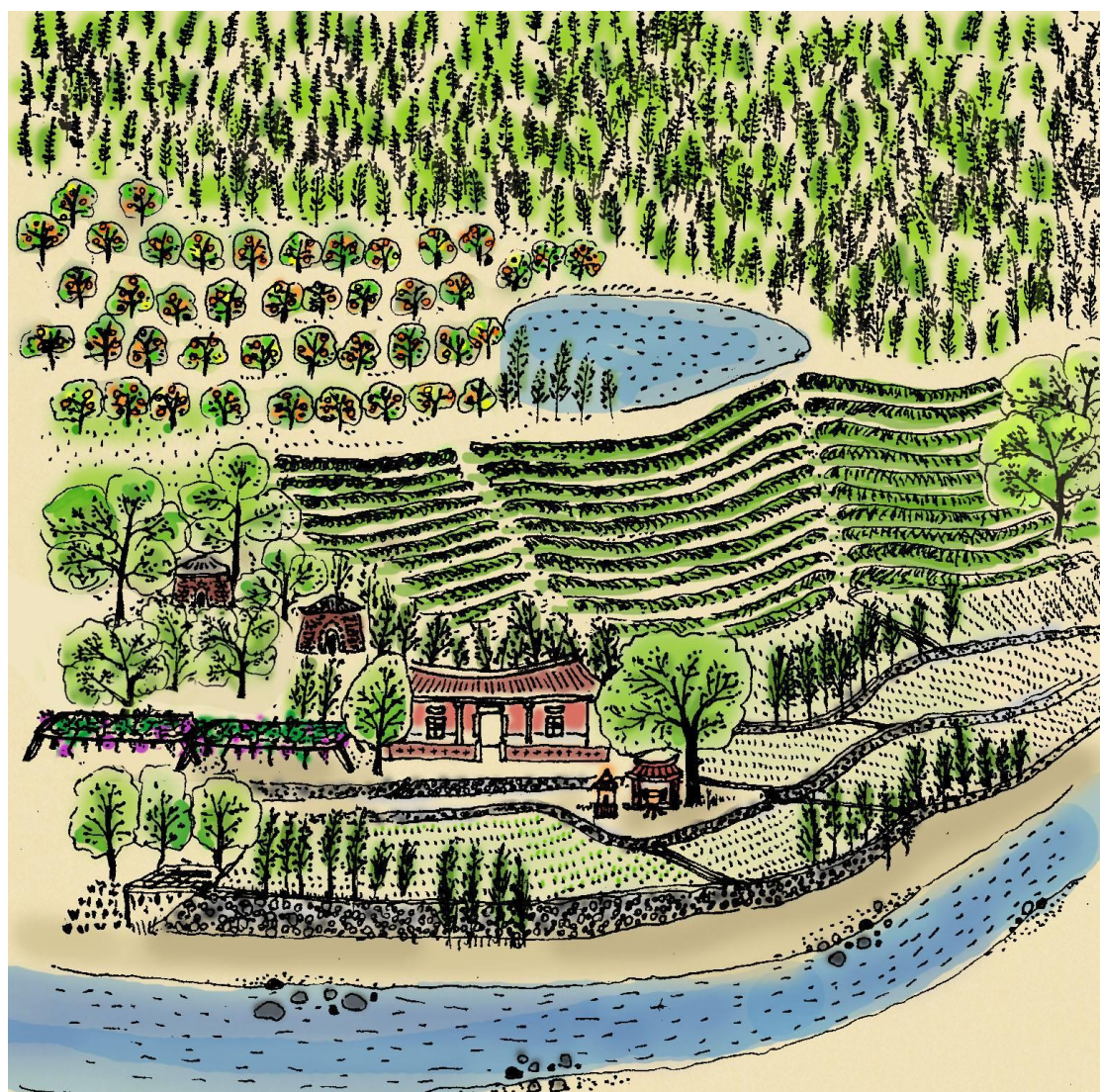


新埔義民廟中元祭典之吊棧儀式，拍攝時間約1930-1940年間
▼翻攝鄭南光，《看見北埔》



最後跟各位談「韌性」這件事情。剛才大家看到吳濁流在「無花果」中所描繪的場警，而這是2008年的另一個文學材料，兩個差了快一百年。在2008年獲得關西神豬王的人，他講說就是種田、種柑橘、種仙草，也是因為義民爺保佑、義民爺會回饋，都是義民爺的信徒。兩者的敘述結構差不多，只是作物換了。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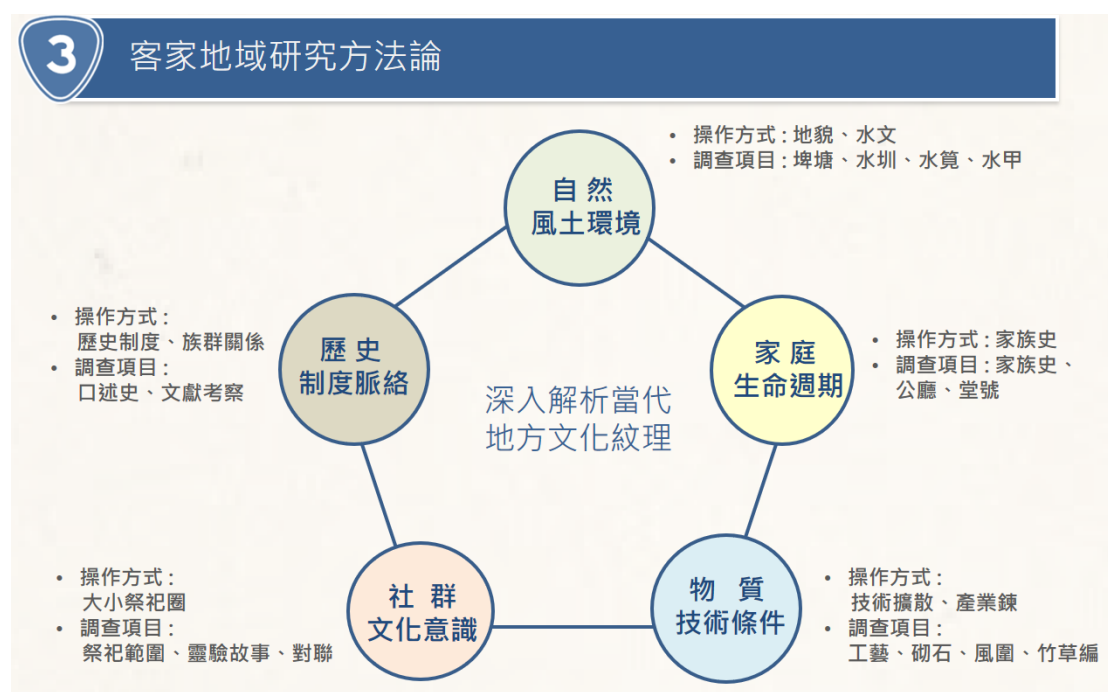
是茶、橘子、水稻，茶變成仙草，就這個換而已。就只要他能夠持續的耕作，那樣的精神結構是可以繼續維持的。仙草在關西是跟水稻輪作的，他需要水稻的進水去調整土質、避免病蟲害之類的，這是很有意思的。還有這個，我會開玩笑說那是用雞做聖誕樹，真的是雞把牠掛起來，掛高高的、尖尖的。因為以前義民節太盛大了，就從水平往天空發展。這個照片忘記是多少年前鄧南光在新埔拍的，你看儀式一模一樣，現在還在，只是現在整個大新竹，只剩下關西坪林元和宮這邊還有這個儀式而已。我要強調的事情是，地方性、地方感、精神結構，是可以維持的，可是產業要跟上。



如果我們把他收斂成一張圖，就是客家人的地方，伙房、前面有伯公、沿著溪開墾進來，然後用鵝卵石去砌水梯田，旁邊會種一些不同的經濟作物，然後漸次展開，茶園、柑橘園，這個是桂竹、有做竹編，然後這邊可以燒木炭。其實這個大概就是我父母那一輩的人，都還是完整經歷這個過程養成的地方人。我們熟悉地

方的各式各樣的神話也好、不可思議的傳說也好、或是任何一個小角落的小故事，我們都很清楚。可是，像我小孩大概都慢慢對這些會越來越陌生。因為能從伙房養出來的小孩，大概就會越來越少了，大家都搬走了。

所以，我認為地方創生是如何把這些元素維持下去，而不是任他被隨意替置。現在的人都會覺得好山好水，那我就來蓋一個歐風的莊園。像最近三灣在推那個落羽松，或是水梯田也養大閘蟹，我看到就覺得很莫名其妙，但這就是苗栗的現況。因為我們地方的抵抗能力很弱，任由外來人隨便植入。雖然說外來未必不好，但能不能跟地方是鑲嵌的、是互為主體的在一起。也因此，我後來在做的事情比較是希望能夠把地方性這個概念能夠普及出去，所以連續多年都在辦工作坊，讓很多年輕人進農村、認識農村。



怎麼認識呢？那我自己後來歸納出五個軸線。這五個軸線任意的變動都會很劇烈影響農村的現狀樣貌。反過來說，只要從這個五個軸線去著手的話，我想是能夠很初步地具體理解農村。另外我也觀察到，現在所謂的青年返鄉，大概能做的事情不外乎是文創、新農、小旅行、咖啡店、獨立刊物、青年旅社等等這些，我自己也幾乎都做了，這有蠻多理由，有機會我們再聊。

苑裡掀海風 林秀芃：

我是苑裡掀海風、也是這間掀冊店的共同創辦人，我們總共有七位夥伴一起集資，開了這家書店。這間書店可能大家都覺得很特別，因為花了一點時間才能找到這裡，它在巷弄內，整個環境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但選在這裡是有原因的。像剛

才隔壁傳來卡拉 OK 的聲音是越南語，我們隔壁就是新住民，然後對面是有一些身障狀況的阿嬤、然後在斜對面是一個獨居的老人，有時候會突然拿雞湯給我們喝。我們選在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就是在苑裡的一個小小的社區內，非常地貼近在地的居民，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地方很適合成為我們認識和生活的基地。

選擇開書店不是突如其來。苑裡掀海風四年來在地方做比較類似於社區營造的工作，後來思考如果我們未來要真的重新扎根在這個地方，那我們該做什麼樣的事情？我們思考了一陣子，在做農業跟藺草編織這些調查、跟實際推廣這些文化與產業時，其實最根本的課題是回到「教育」跟回到這個「地方」，去想像十年跟一百年後它應該長什麼樣子？跟這個地方的互動應該是什麼？所以書店成為我們很重要的文化基地的想像。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故事，大家有感覺這裡很工業風對不對？除了因為我們的資本太少，只能做得很工業風之外，其實這裡是藺草產業衰落之後，苑裡鎮興起的一個輕工業空間，它是以前苑裡最大的做「車膨紗(台語)」紡織業的一個工廠，老闆的起家厝就在隔壁，這邊是他的第一間工廠；後來又在苑裡國小附近開第二間工廠，聘僱了一百多個女工。以前這裡是會有一台一台的機具在這裡的。為什麼這些機具不見了呢？是因為 1990 年代這些賺了很多錢的小工廠老闆們，很多人選擇離開苑裡、離開比較鄉下的地方，讓自己的下一代有機會到比較資源豐富的地方，像台北市、台中市去發展。這邊的老闆就是在三十、四十年前的時候舉家搬走，他的第三代甚至到美國發展了。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後面，有一個鯉魚貼磚小水池，就是有錢人才會經營的空間。所以這個空間其實就是苑裡小鎮故事的縮影。

四十年沒有用的這個空間，後來變得非常的荒廢。過去這裡其實像叢林一樣，當時我們進來整理的時候，不知道下面是水泥地，以為是土，因為長了非常多的藤蔓跟植物。然後我們就號召在地的志工跟青年朋友，一起來整理這個空間。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地方的擾動跟招募志工，來協助這裡的空間，除了一起重新認識苑裡的故事外，其實也在找尋如何讓在地人去認識這個空間。

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群人？不是所有人都是返鄉青年，像我就不是苑裡長大的。我的夥伴介紹我時都會說我是沒有故鄉的人，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一直在搬家。我住過很多很多地方，然後國中跟高中是在新加坡唸書的；來到苑裡的機緣，是因為在 2013 年，應該說 2012 年底，發生了一個「苑裡反瘋車」的運動，然後 2013 年投入在這裏面。當時我還在唸法律系，然後跟著一群夥伴在這裡做抗爭。

抗爭階段告一個段落時，我和我另外一個夥伴，她是苑裡人，共同成立了「苑裡掀海風」，所以我們是一群在運動過程中被捲動起來的年輕人。

可是不只苑裡反瘋車，其實在 2013 年苗栗是烽火遍地，包括像大埔事件；然後後 2014 年有 318 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其實整個社會運動的氛圍在當時是能量非常的強大的，也捲動了許多年輕人在思考台灣的未來是什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有些人選擇不一樣，有人決定投入政治工作、有人決定回到家鄉、有人決定到他不熟悉的地方，一起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這些行動思考的就是台灣有什麼發展的可能？發展只有一種想像嗎？譬如說，我們就只能跟中國貿易而已嗎？然後我們可以接受說，人們都只往都市發展嗎？

像苑裡現在人口還是不斷地外移，原因就是非常靠近新竹跟台中。我們跟南庄雖然在對角線上，但有一個很相近的共通點，就是南庄非常靠近熱鬧的頭份跟新竹，我們是靠近台中。所以如果點開苑裡人口戶籍統計表，會發現移出人口最大量的是到台中。苑裡很多人到台中就學就業。這從數字上看不出原因，可是從我們夥伴的經驗就可以看得出來，很多苑裡人其實都不是在苑裡唸高中的，只有民國 70 幾年後出生的人才有機會在苑裡讀高中。在這之前，都要到台中、新竹，或是苗栗市唸書。如果高中就在外面唸，然後大學不太可能再回來。這對一個人來說，他其實認識家鄉的機會就只有在國中以前。但另一個問題是，我們國中的教育會教我們很多鄉土的事情嗎？以前不會，其實現在也不會。所以大部分的人對自己的家鄉是很難有認同感跟認識的，就像失根的人，沒辦法回來。

過去大家對社會運動的理解，就是一群反對的暴民、講話很大聲、就是為反對而反對。可是我們在思考的是，其實社會運動在談的應該是第二個「返」，就是扎根在土地的、回到土地去認識、理解這個地方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像我，我說我「回來」，是為什麼呢？像剛剛講的，我沒有家鄉，可是為什麼我對苑裡這個地方有情感？情感很重要，因為有情感，你才会有動力想要為這個地方做一些事情。我的父母其實也來自宜蘭跟台南的鄉下，可是他們是在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到台北市打拚的一群人。他們會跟我講小時候他們在農村的一些趣事，譬如說用台語講就是「摸蜆仔兼洗褲」。他們跟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是非常有感覺的，那是他們生活長大的地方的樣子。但我是 79 年次的，我完全沒感覺，為什麼？因為我沒看過啊！所有農田旁的水圳都已經水泥化了，怎麼「摸蜆仔兼洗褲」？

可是當我來到苑裡時，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景、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台灣的農村長什麼樣子的時候，突然覺得，繞了一圈，從台灣各個都市、到了新加坡、來到了苑裡之後，突然覺得那個其實就是我在找的「地方」。只是，我來到的時機就是遇到抗爭事件，那是一個外來的發展想像要強駐於這個地方。所以我們當時就思考第二個「返」，它最核心的就是社會運動在反對事情的大破之後，大立是什麼？我們要的地方的發展是什麼？要透過自己的實踐去找出來。

首先要講一件事情，就是我剛提到的「認同」，地方的營造。我覺得「地方創生」最後其實要回到每一個人對這個地方的想像，但是他在想像之前要先有「認同」。

舉例來講，我們苑裡這邊常講一個笑話，就是以前大家不太知道苑裡，那我們要怎麼介紹苑裡？我們會說我們在兩個媽祖中間，一個是很有名的白沙屯媽祖，另外一個是一直都很夯的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在通霄鎮；然後我們苑裡鎮在苗栗的西南邊，然後大甲媽祖在這裡，我們剛好在中間。說這個笑話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苑裡這邊也有三百多年的媽祖廟，而且有兩間，可是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甚至苑裡人自己也不太知道。所以，你需要透過別人來指認自己，這件事情其實反映出為什麼台灣地方會越來越衰弱的原因：你沒辦法指認自己。沒辦法 identify，就沒辦法有 identity，就是認同。你對這個地方沒有想像、你對這個地方沒有感情，所以你離開這裡，為了追求更好的都市發展資源，就不會再回來了，成為失根的一群人。

最近很紅的「又老又窮」是有真實性在裡面的。我覺得高雄沒有又老又窮，可是苗栗有一點點，就是人口高齡化、還有少子化，還有人口外移，所以它老了。第二個是窮，也就是產業凋零了。苗栗的異質性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苗栗有分山線跟海線，而且還有屯，所以彼此之間的連結沒有那麼的強烈，非常零碎。雖然大家都是苗栗人，可是產業內容非常不一樣，因為風土環境不同。所以每一個地方要思考的是，如何解決產業跟整個結構性的問題？人口如何留下來？這才是苗栗以後地方創生會面臨的很重要的挑戰。韓國瑜為什麼會選上？是因為他的語言有喊到一個台灣人深層裡面恐懼的事情。他喊說「人進得來、貨賣得出去、高雄發大財」，我覺得這個口號映照出台灣人的恐懼。但我覺得解決方式不是像韓國瑜講的那種。只是作為所謂的在地方做比較進步的事情的人們，到底要做什麼？我覺得是現在面臨的一個挑戰。對我們而言，「掀海風」和「掀冊店」其實就在思考這個路徑是什麼。我覺得那個路徑很重要的是「生活」，就是如何在這個地方生活下來。如果我們這群年輕人能夠生活得下來的話，這件事情就可以變成其中一種模式。至少在苑裡，他可以去做成。

我們回來有移居跟返鄉的人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其實我們做的也有一點點雜。因為像我講的，我們是想要在這個地方生活的人、跟人有互動、可以自己養得起自己、並且可以帶動公共事務的一群人，所以我們做的事情領域就會相對比較多。我們一開始是從友善農業開始做起的。在抗爭運動之後，我們思考的就是如何跟著一起抗爭的這一群農夫們，找其中願意跟我們發展友善農法的先進行一些合作。另外，在反瘋車抗爭中也有認識不少的阿姨，像我的夥伴育育在當時組織了一群苑裡反瘋車的婦女歌唱隊，透過歌唱這件事情帶動女性在抗爭的主體性，改編江蕙的歌來唱出抗爭的心聲。當時他們除了抗爭外，就在思考還可以做些什麼來參與公共事務。很簡單，就是回到他們生活本身的技能，編織藺草來為抗爭賺錢。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因為我們要去台北抗爭，可是從苗栗苑裡到台北坐遊覽車來回一趟就是兩萬多，抗爭一年多下來，其實消耗得非常嚴重。所以當時阿姨阿嬤們就想到這個方法，來幫抗爭繼續延續糧草。藺草就變成我們在抗爭之後延續的重點之一。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在地小旅行跟出版地方誌，還有一個我們後來掀海風比較為人所知的是經營這個一年一度的「海風季」。雖然是講我們自己的事，可是我想要再拉回一些跟苗栗地方創生有關的事。

像我們開一間書店，大家都會知道書的作者是誰，因為他的名字就寫在上面。可是我們吃東西，常常不太知道是誰種的。所以我們在規畫這邊的陳設時，不僅賣在地的農產品，也會將農夫的臉跟他的故事展示出來。原因是，吃東西卻不知道耕作者是誰，我們覺得這件事是農業現在遇到最大的困境。在 2013、2014 年時，同時發生的就是地溝油事件的食安風暴。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餐桌離土地太遙遠，沒有人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生產者不知道他的東西出去的時候被剝削了多少；消費者也不知道他買的東西到底中間發生什麼事情，所以變成雙輸的局面。

從我們接觸的經驗來說，農夫對有一些東西是無感，因為暫時沒有太大的關聯，像文創對他沒有牽涉。但我們認識的這些農夫聽到地溝油事件的時候，會非常積極地發表言論，因為那對他有感覺啊！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食安風暴危機，當時討論比較多的是從消費者的觀點，就是我們吃到的東西可能有問題。可是我們從在地的觀點、農夫的觀點看的時候，對他們最有感覺的是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

譬如說，我們認識一位七年級農夫蔡坤隴，他原本在台中當工程師，可是後來選擇回來苑裡以友善耕種的方式種火龍果，因為他的阿公過世。他阿公得癌症過世，他認為原因是「洗農藥」（台語），施灑農藥造成的，因為灑農藥的時候是非常大量、像下雨一樣在噴灑。他覺得他阿公身體不好，就是因為「洗農藥」時吸太多

農藥了。他阿公是種台灣最多人種的水稻，然後現在台灣的困境就是水稻是衝「量」而不是衝「質」，因為要拿去給農會的時候，多少公斤才是重點，那才是我的收入，因為價格衝不上去就只能衝量，因此就很仰賴灑農藥來控制稻作病蟲害。這位蔡坤隴大哥回來就在思考說，如何協助在地的老農夫能夠轉作友善的農法。他花了五年的時間，結果幾乎失敗，只有一個阿伯成功，跟著他學，種了大概一公頃的火龍果，可以靠這個維生，但大部分的人仍然是不敢轉作。他自己也遇到了很大的困境，他兩分多地的火龍果園，其實沒辦法養活他自己，甚至因為遇到缺工的問題、產銷的問題，所以他被迫要選擇，好像要回到台中了。

2015 年時，我們因為另外一個農夫認識他，那個農夫跟我們說蔡大哥遇到這個困境，我們就在思考作為在地的青年團隊，如果我們真的要做、真的要在地方上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社群的互相支持。蔡坤隴的理念好，可是他一個人單打獨鬥的時沒有力量，沒有人幫助他時，他就會離開，這就會形成惡性循環。

有理念的人、有衝勁的年輕人、有不同想法的人，不一定是年輕人，可是他來到了這個地方時，如果是單打獨鬥，除非你資本夠多，不然很困難。但通常年輕人也沒什麼資本，這時怎麼辦？就是要團結嘛！所以我們那時就跟蔡坤隴合作，我們先幫你透過「彎腰農夫市集」和很多地方的小農市集通路做產銷，我們就帶著他的東西到各地的小農市集。

但更重要的是遇到缺工的問題。因為如果今天不用慣行農法、不灑農藥時，人工的時間成本就是至少三到五倍以上，才有辦法把這兩分多的果園處理好。這怎麼辦？他還是一個人啊！所以我們就思考說，怎麼樣以不同的方法來帶動這件事情。當時其實有結合小旅行的概念，在他要放棄的那兩個月，我們揪了大概五到六團，有大學生、有新竹的親子共學團、有主婦聯盟等等的團體和朋友，來到他的果園協助他做清園跟植株復原工作。結果這件事情，除了幫他恢復果園之外，也恢復他對友善農業的信心。

信心很重要，不只是農業，我覺得地方創生可能很核心的關鍵在於重建地方的信心，就是說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生活的，然後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所以當時有很多人一起來，成為支持他的一個很重要社群，所以他可以持續做到現在。而他留下來會怎麼樣？人留得下來、不是錢進得來，而是人留了下來之後，這些人他可以發展出更多元的樣貌，支持更多的人，成為一個更大的社群。舉例來講，我們開這個書店，就用了他的火龍果，用蠻高價的價格跟他買火龍果。除了支持他之外；因為火龍果要做加工才能再加值賣出去，所以我們跟在地的一個年輕甜

點師合作，讓甜點師也有收入。甜點師他的東西做完送到這裡，變成火龍果慕斯蛋糕，而甜點師也因為這樣可以留在苑裡。我覺得農業最關鍵的其實是人互相的支持。人留得下來之外，其實是一個可不可能互相支持的問題，大家是否覺得我們要一起在這個地方更好，發展出一個共好的願景。

我們每次在講藺草編織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覺得更關鍵的事來自它背後的歷史脈絡。我們一開始作藺草編織，其實也是把它當成一個抗爭的糧草。可是後來發現它其實是苑裡很重要的農業，它曾經養起這小鎮的每一個人，甚至還是中部海線一帶非常重要的產業。藺草編織，雖然我們不是把它當成很工藝的東西在談，但它確實反映整個中部農業地區的一個困境。

什麼樣的困境呢？藺草有 290 年的歷史，從清朝的時候就有了，當時的帽蓆行會說每年至少有百萬頂的外銷。清領末期跟日治初期時，剛好遇到了西化這件事情。開始穿西裝，也需要一些配件，所以會開始戴帽子。在當時最好的帽子品質其實就是藺草，因為它是吸汗的材質、很香。所以當時外銷有非常大量是到日本，甚至到全球。當時台灣大量種植這個三角形的大甲藺，以苑裡作為最重要的產地，有到 563 公頃。可是現在不到一公頃。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在日治時期熱銷的時候，當時的廣告中可以看到這叫亞細亞的帽子。後來國民政府來台時還算熱銷，可是是靠政府比較扭曲的支持，因為他們內心比較想要發展的是輕工業跟石化產業。但他們也知道說，有這麼大量的農地在種大甲藺，後端更多人在編織，也很多人在賣，也很多人在作設計帽子。這是一個很大的產業，從業人口很多。如果為了推石化產業，而讓這個產業立刻地凋零，對於政府來講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成為協助推廣藺草帽的親善大使，強迫所有的國中生戴藺草帽子，讓藺草帽還是可以繼續賣出一定的銷量。後來 1970 年代，藺草打不過塑膠產業，石化的東西變成很多塑膠製品。同時，1970 年代台灣農村人口不斷地往外移動，這不止是資源問題，還有政策問題。當時苑裡雖然因為藺草還有一點點氣息，勉強維持了兩三年，比其他農村外移的速度慢一點點。可是在 1974 年之後也是立刻崩潰，成為人口外移大量的時候。

藺草產業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雖然現在看起來是小小的產業，但它曾經捲動這麼多的就業人口，養得起小鎮。如果你現在問苑裡人，大概五、六年級生的，他們可能對這個都非常有印象，因為他的媽媽或阿嬤作藺草編織養起了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金馬獎，最佳剪輯是個苑裡人，她感謝苑裡跟鄰居照顧她的媽媽，

我們後來突然發現我們認識她媽媽耶！因為我們田野調查的時候採訪到她，你知道她媽媽作什麼事嗎？「補草」。我們鞋子壞了不是會補鞋嗎？以前農村很多東西怕浪費，不可能亂丟。尤其是藺草的東西，草蓆、草帽、還有藺草的菸草盒，是苑裡在地人的嫁妝。所以藺草不止是產業，是跟在地人的文化有關係的，所以有情感價值。藺草蓆破了，很可能是媽媽作給兒子、女兒的，不可能直接丟掉，要補草。所以其實整個藺草產業最後還有一個補草，售後服務的工作。她的媽媽就是作補草的，養起了現在台灣金馬獎的最佳剪輯。雷太太她有說她小時候補草的時候，其實有讓她賺蠻多錢。但後來石化產業興起之後，整個藺草的工資一直下降，所以在 1970 年代之後，這個產業不再賺錢跟養得起人。藺草編織的人口減少，買的人減少，種植的人就會減少。因此，在藺草種植面積不到一公頃的時候，我們就思考說，除了作田野調查之外，有沒有更有行動力的事情。至少我們來復耕藺草吧。

當時我們就從原本的銷售跟小旅行，回來協助編織的阿嬤繼續作編織，跟教作編織之外，然後再回到一級的種植。2016 年 2 月我們復耕藺草時，當時還有四個農戶在種藺草，有男有女。但我們要種的時候卻找不到草苗，因為剛好那一年很多農夫都退休，不想種了。因為藺草種植沒有機器協助，跟插秧一樣插下去，而辛苦的是它可以長到 150 到 180 公分之間，因為它長得太高，機器要比它高才能收割，不然會壓壞它的纖維就不能編織了，所以收割也要人工。

更辛苦的是曬草也要人工，因為它是三角形的藺草，三面都要讓它曬到，所以要讓它滾動，基本上是把它攤開來的。接下來可能要曬個十天左右，才會變成這個顏色。我們會綁成可以攤開來像扇形一樣曬。接下來才是草料分級，要分長中短，分別有不同的功能。像短的是去綁大閘蟹，部分的竹南有金紙產業，早期沒有橡皮筋的時候也是使用藺草。現在有一些不想用橡皮筋，會購買短的藺草去綁。

還有一個關鍵是，像大家看到曬藺草的地方是哪裡？就是「埕」。可是現在大家來苑裡看會知道，慢慢地生活空間也在改變，我們這邊就沒有埕，透天厝通常埕也比較少。這些以前小小的公共空間不見了之後，曬藺草變得非常困難。像現在苑裡的專業農戶種藺草的剩一間，在比較靠山區的地方。他要花很長的時間把草運輸到沒有人使用的空地，才可以曬。對農夫來講非常的辛苦，要曬十天不能遇到下雨，因為跟曬稻穀一樣，遇到雨會壞掉，會有斑點，就沒辦法賣錢，品質不好不能編織。

在編織之前其實還有很多前置作業。如果我要編織一個比較細緻的草席或草帽，或是一個作品的時候，要做析草，或叫剖草，將三角的藺草剖成四條，或甚至十條，讓它編織起來比較細密，這個價錢就會比較好，這是前置工作。還有一個前置工作叫捶草，就是幫它 massage，讓它軟化才能作編織。編織是千絲萬縷，也很困難。為什麼大家不做了？因為工資低，如果我今天花這麼長時間作一頂帽子，大家覺得阿嬤們會賺多少錢？在最低落的時候，一頂這樣的帽子，大概要甚至上千根的草，阿嬤要做一個帽子大概五到七天，甚至九天的也有。大概五年前，它的收購價可以低到一頂可能只有兩百。所以這個怎麼作得下去？

我要講得是，農產品都遇到一個困境，就是價值跟價格是不等同的。價值過去應該是勞動的時間，人勞動的結晶在裡面，可是在價格上沒有反映，所以大家不做這件事情，產業就凋零了。可是明明它曾經可以養得起這些人。雖然我們找到過去到底怎麼發展起來的，但我們其實在思考的是未來，也就是我們發現價值跟價格的落差中間出現了什麼問題。我們要思考是去談清楚這個價值，然後幫助整個產業鏈每個人的價值提升，它的收入增加。年輕人在裡面也可以有角色。我覺得青年返鄉不是地方創生中最關鍵的環節，而是青年返鄉之後如何跟耆老共同創造一些可能，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年輕人回來協助藺草產業，他自己在幫助自己，老人家也在幫助他，

然後，剛剛提到的「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空間。以前埕不止是曬草的功能。因為很多阿嬤不識字，沒有機會受教育、不會看字。此外，藺草產業是默會知識，不是看 DIY 手工書就可以學會的。通常是媽媽教女兒，姊姊教妹妹，手把手的那種師徒制來教你作藺草編織。當時尚風潮改變時，設計圖也會一直換。當時會用個型錄告訴你現在流行什麼，也會有一個叫「販仔腳」的人，去各個村莊告訴現在的時尚是什麼，要收購什麼款式的帽子，這些媽媽們跟姊姊妹妹們要自己想辦法編織出那樣形式的帽子。沒有書、沒有老師，而是靠她們自己三合院的埕之間，可能是親戚朋友的關係，或是村莊之間的關係，一起思考怎麼編織出品質比較好的帽子，讓這些販仔願意用比較高價跟她們收購，收購後再賣給帽蓆行。所以，「埕」其實是一個交流知識的空間。

這反映出一個很有趣的事情。編織藺草不只是「編織」這個產品，也不是只有產業，而是編織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這個東西會斷裂，不是只是因為它賣不出去，我們發現空間也不見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像我媽媽不可能跟我有一起編織藺草這麼親近的關係。現在鄰里之間的關係也不再那麼親近，所以我們發現編織核心也是在作「社區營造」，making place，用編織創造了一個地

方。同時，這個地方因為藺草而改變，這裡面的編織不是成品而已，而是人跟人之間的串聯，這也是我們後來探討藺草產業跟農業的思考角度。

大家看到旁邊這些掛化，這是我們當時帶去荷蘭分享的，介紹藺草編織這件事情到底在苑裡有什麼重要意義。很有趣的是，我覺得其實要多鼓勵阿嬤跟農夫，她們其實不是弱勢，很多時候可以創造出很多有趣的事情，可是她們有時候會害怕。譬如說農村的女性會很害怕拿麥克風，她們其實會放棄權力，麥克風是種權力。早期在抗爭的時候，我們會很努力地要把麥克風推向她們，讓她們多講一點。而在藺草編織這件事，我們要多鼓勵農夫把他身體的知識講出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是讓消費者知道，另外是農夫自己也會比較認識自己的農田，因為他嘗試著要敘說。阿嬤也是，她會編織可是她不會教、也不知道怎麼說，不太知道藺草的價值是什麼，因為太習以為常了。所以要讓她去敘說，別人就會鼓勵她，譬如說外國人鼓勵她就會很開心。她們會嘗試著講出怎麼樣做藺草編織，跟她們的生命經驗，讓她們有自信一點點。一樣回到自信，當人有自信、地方有自信，這個感覺就會不一樣，感覺和氛圍會帶動整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很重要是人，人是最難做的事情，可是也是最關鍵的事情，所以我們會多帶動大家的主體性。我講一個小故事。在苑裡的慈和宮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空間小角落，以前在過年的時候，總統不分藍綠很喜歡去抽國運籤，大甲鎮瀾宮也會抽，我們苑裡的慈和宮也有一個籤欄，但它不抽國運籤，它抽當地人很重要的事情，譬如說農業，因為我們這邊從事農業的人口很多，還有漁業。農業還分很細，會分早冬跟晚冬，就一期作跟二期作。還有工商籤。但有個籤是全台灣只有苑裡有的，叫作帽席籤，就是藺草帽席，在慈和宮裡面。這代表在地人真的是跟帽蓆產業關聯很深，但大部分的小孩子，或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這件事。這就是我們講的小旅行，透過田野調查和跟人的互動中得到資訊，再做一個轉譯。

可是小旅行當然不應該只是這樣，這變成只是我們自己做好而已。我們在想，有沒有可能是帶動在地的小孩，因為最後要回到在地的小孩願不願意留下來，共同面對這些困境。所以我們就會去學校，但是不是教大家苑裡的地方知識而已，而是問大家：你怎麼看苑裡？一開始我們帶過幾次這樣的工作坊，我們都發給小朋友一張紙說：如果今天你要跟朋友介紹苑裡，會介紹什麼？以前大家都會說肉圓、四川涼麵、魚丸，都是吃的。後來最近又再問他們的時候，同一個題目，但幾乎回答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這些東西在我們苑裡的百年老市場，結果最近百年老市場燒掉了，所以他們回答不出來，就說我朋友來也不知道介紹什麼了。雖然現在這些店慢慢有另外找地方重新開店，但我們看到小朋友能介紹的是很有限的，

有沒有可能帶動他們，從他們的視角認識苑裡，這件事也很重要。所以，透過我們青年團隊的活動，要思考如何把每個人的主體性帶動出來。

地方的雜誌很重要，因為這是在講述地方的故事。另外一個是海風祭，這就提到文化自信了。我們第一年辦海風祭，選擇的地方是房裡的順天宮，是一個已經沒落的聚落，但是有兩百年歷史的媽祖廟。我們在廟埕前面辦的原因是因為，媽祖廟，或是很多的宗教信仰中心，是很關鍵的地方公共空間，學校也是一個。房裡的媽祖廟，像我的夥伴育育她是房裡人，房裡十幾年來的人口外移非常嚴重，以前這邊媽祖誕辰時，房裡里不會跟著其他的媽祖廟去進香，他們會在三月媽祖誕辰，各個家家戶戶自己在前面擺流水席，請自己的親戚朋友吃飯。有些家戶會請一些比較弱勢的人吃飯。

廟會要辦需要人，要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才會辦起這樣的廟會活動。會有布袋戲歌仔戲給媽祖看，但十幾年前因為人口外移後就沒有這些活動了。這代表人口外移後就沒有社群網絡去支持它。所以我們回到廟埕，其實是一種新的廟會，我們就在媽祖廟對面架設舞台讓媽祖看。音樂表演是用母語表演，所以有農村武裝青年、黃瑋傑等等，客家話甚至有原住民語的音樂會，還有在地郭芝苑的合唱團，去作表演。還有很重要是市集，以前房裡順天宮媽祖廟還有個典故，這都透過田野調查得知的。因為之前商業活動非常繁榮，也是跟藺草產業有關係，早期台灣是沒有法官的，以前有商業糾紛的時候，要嘛找地方仕紳協調，要嘛去廟。以前媽祖廟前有公秤，讓媽祖當法官來論斷有沒有偷斤減兩。所以我們就恢復商業空間，但不是那麼商業。而是讓在地小農跟手工藝者，或是苗栗地區甚至中部地區的，能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呈現友善的理念或是產品，甚至得到支持。

舉例來講，我們去年特別開心的一件事是，有一個農婦我們原本不認識，她是在比較靠近山區的地方種柚子跟放養山雞，雞屎可以成為柚子的肥份，氮非常的高。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她的蛋，是透過擔任協辦單位的地方店家，他們介紹來說苑裡有這樣的友善雞蛋。她的蛋要以前都要往台中豐原的市場賣，因為她覺得苑裡沒有市場，沒有人會買她的蛋，因為一顆蛋十塊錢。然後我們就讓她擺攤，隔壁剛好是台北來作友善農產品作的甜點。剛好那年發生雞蛋的農藥問題。所以她那天蛋賣得非常好，甚至有很需要友善蛋的台北糕點師就會跟她購買。後來她的蛋就不用賣到豐原了，全部苑裡的人會跟她搶購，像我們現在要跟她買蛋還買不到。所以海風祭成為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們發現其實以前的這些公共活動也不是只有宗教而已，而是有很多的經濟跟生活文化層面在裡面。我們辦這個活動跟我們開書店一樣，有一個關鍵是透過眾人協助跟集資。如果今天是我想法投入一筆很大的經費下去，當然也會搞好這個活動，但是會少了一個大家一起參與的感覺。也就是剛提到的廟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樣才會也有參與感。去年海風祭的預算是花了 60 萬，這 60 萬全部是靠小額募資得到的經費去辦的，可能是我們去市場的時候去拜託大家支持海風祭。我們在市場繞了非常多圈，第三次在市場的時候，就有一個阿姨捐了一百塊給我們，說覺得我們很辛苦，一直看到我們出現，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事情了，所以她願意支持我們。那一百塊的力量就不止是一百塊，其實是對當時我們在籌辦的青年團隊的志工有很大的鼓舞跟支持。透過這種兩個月不斷地跟在地溝通，我們要辦怎樣的活動，還有募資、募人力跟志工，辦成了第一次在廟埕的活動。

它還有復甦一些地方的文化。以前大家的生活環境跟大自然非常親近，玩具會從大自然而取，就是用那種很細的一種竹子，裡面塞一個植物的，可能是苦楝或是其他的果實，然後可以射出去的一個玩具。玩得最開心的反而不是小孩，是阿嬤。阿嬤就說：這是我小時候的經驗，就搶過來說我教你怎麼玩。然後會有爆米香，或是談濱海植物等等。

廟埕空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榕樹。通常廟前面會有百年榕樹，我們那邊也有兩棵，但是他們活得不太好。我們在其中一棵活的比較好的大樹下搭起棚子來反映一件事情：以前這些公共活動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大家有可能種田農閒會在那邊泡茶聊天，會聊公共事務，或聊最近的農作物價格怎麼樣。可是大樹越來越少、討論的空間越來越少，廟埕的人也越來越少。所以，有沒有機會從這個大樹下開始討論公共議題。所以市集、音樂會、或是玩手工 DIY 的東西，看起來非常軟性，但裡面還是要談一些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還有一個就是志工不是只有年輕人，其實有蠻多老人家協助我們辦活動，所以就可以帶動人群之間跨世代的支持，在市集產生的是跨城鄉的支持，共同去談苑裡以後該怎麼辦。

第二屆我們辦在學校。選擇在不同地方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苑裡其實就像苗栗一樣非常零碎，每個村庄長的不一樣、每個地方風土環境不同，每個地方需要不同的田野調查去把這個地方的脈絡梳理出來，讓在地的小孩有機會認識它。所以我們在每個地方做完田野調查之後，會把資料送給在地的學校。今年辦在縣立苑裡高中，我們這次不選擇廟埕，而是在學校，也是因為這樣。未來地方創生很重要的關鍵還有教育這件事情，我前幾天才在跟在地苑裡的朋友分享說，如果去看現在地方創生日本的政策，其實最後還是在回過頭說公共資源還是要回

到地方，不是只靠地方的人自給自足就可以，這是幻想。但是如果仔細去看日本的地方創生的經費怎麼做，地方教育預算的經費調到了 15 到 17% 左右，代表教育是一個很核心的關鍵。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刊物採訪了一個學校，在靠山區蕉埔里，蕉埔里有一間國小叫蕉埔國小，跟苗栗很多的偏鄉小校遇到同樣的困境，就是蕉埔里今年入學學齡人口是零，所以一年級生沒有人要進去念。為什麼？因為那邊家庭人數下降，少子化，大家移出去了，因為蕉埔里看起來就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沒有人要留在那裡了。這個困境是這十年來的困境，所以像現在六年級，一班只有兩個人，可是那個學校很努力地在經營一個特殊的樣貌，透過藝文教育、透過認識在地的自然跟環境，吸引很多人還是回來念書，撐住了現在的學校。雖然戶籍人口沒有人要讀那邊，可是校長、學生、老師和家長們很努力去維持這個學校運作，吸收了六個新生進來。讓這個學校還是勉強維持可以到三十人以上，不會被廢校。

整個社區都知道沒有學校那地方會完蛋，雖然他們有土地公廟，但是那個地方土地公廟沒有辦法再支撐大家的公共活動，只有學校是大家會因此而留住人的場所，所以他們辦運動會的時候呢，因為他們人太少了，所以他們是跨年齡進行，可能小六跟小一要變成一隊，跟老師，甚至跟社區的阿伯阿姆也下來一起跑運動會，每一年一度變成社區運動會，而不只是學校運動會喔。因為他們知道說，如果運動會辦不起來，學校的氛圍起不來，這個地方就會散掉。他們知道資源不足，可是透過社群的力量，想要支持老師留下來、學生留下來，讓這個村莊還活著。我覺得這就是地方創生最好的典範。我覺得掀海風一直在想做的也是這個。

以這個故事作為總結，我覺得青年返鄉只是一個起點，關鍵是耆老跟青年的合作，並讓在地下一代的小孩也願意留下來，地方創生才有可能。經濟和文化都是關鍵，不能偏廢。在談蘭草產業的時候，當然談它的農業性，可是我們也談它的文化性，因為只有文化才會捲動大家的認同，有認同感才不只是為了賺錢，如果只是為了賺錢，老實說苑裡很可以賺錢的，我們的農地很賺，看蕉埔國小那邊怎麼樣呢？雖然人口在外移，但是有一種新興的人口，他在那裡買兩分半的農地蓋農莊，但他不是把這個當成「地方」，而是被當成“no place”來看待，就是非地方，沒有把這邊當成具有生活感的地方。這樣地方還是活不過來。所以，要有生活感，就要有人的互相支持。

少年藝工隊 溫心榆

我來自三灣鄉。少年藝工隊是我和社區小孩的一段故事。山城少年藝工隊是今天的主題，我就因循這三個主題和大家分享。

三灣的內灣村今年有一個很大型的開發案，苗栗北橫公路穿越了地方很重要的稻作區。這樣的畫面可能不只是在苗栗，在各個地方都是很令人眼熟的畫面。以苗栗北橫公路來說，他是一個 20 年前規劃的案子。從 20 年前到 20 年後的現在，它對當地人的必要性相信蠻多人在討論的。可是到了 20 年後的現在，這個開發案還是照樣的開發了。這個過程裡，反映了很多我們在地方上的問題。這個開發案是在今年暑假前開始動工，我們在這段過程裡也持續地記錄整個環境的變化。

當開發案進來之後，很多農地都成為被工程建設阻斷和填平的場景。在地的一些居民，尤其是長輩，他們的農地也好、房子也好，可能在 20 年前陸陸續續接受了徵收。或許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對於工程的開發，不會去做太負面的聯想。但真的開發進來後，大家最直接感受到生活上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包括像內灣村的道路主要是農產業道路，道路是非常狹小的，當大車進來之後，開始出現很多坍塌，空氣品質變得非常糟糕。當這些很直接地影響到生活的時候，居民才會開始注意到可能開發不見得是他們想像的「開發等於發展，等於某些土地或房子會增值」等等。可能會從開始出現不方便跟改變開始，讓他們出現不一樣的感受。例如說像「小心」，這裡的每一天我們都必須這樣提醒彼此，小心、小心、小心。不只是剛講到的坍塌的問題、空氣品質的問題，很多東西開始改變。比方說過去這裡曾經有的螢火蟲，在今年消失了。這些變化都是很真實的在大家生活中開始發生的。

「小心」這個主題，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少年藝工隊。因為我們發現每天太常聽到小心了，所以我們就把「小心」當作我們想在社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了「少年藝工隊的地景藝術」。少年藝工隊是我在社區和一群小朋友共同組成的團隊，我們在社區裡面做一些包括像藝術創作的活動。今年的開發案的進入，讓我們想做一件大型一點的創作。地景藝術是從前幾年開始，可能不只是農村的的地方，開始在進行的一種模式。我們少年藝工隊也想要做地景藝術，但是我們想要做的是給自己的地景藝術。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地方的地景藝術，其實是比較偏向觀光客。但我們並不希望說這個地景藝術，在之後變成是從道路往我們的社區裡觀看。我們希望是在社區裡面做給自己。從開發到空間的壓迫與不適、環境的變化、到老

屋伯公廟的拆遷，我們把這些東西用最生活的方式，大家最直接能感受的方式一起去做討論。

在這個過程中，小孩會去採訪社區長輩，繪製年長者的生活路線，然後共同思考問題。我們的做法是偏向比較軟性的方式，一部份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或許是居民從生活中，比較能理解或感受的方式。另外一個也是，其實因為開發案已經真的開始的，現在對我們來說也比不是還能再用抗爭的方式去處理這個議題。我們從社區的小朋友和長輩開始，一起把我們的生活動線畫出來，去探討生活動線上面出了什麼問題。也許跟開發有關的，也許是開發間接帶來的影響。

我們會調查空間，紀錄曾經的樣貌和故事。因為在開發的這段時間裡面，很多房子被拆掉，不只是因為開發。其實之前就有家戶因為他們土地受到徵收等等，所以在之前一段時間就已經陸續把房子拆除，裡面也包括很多傳統的伙房。

我們最後把「小心」當作主題，創作了社區友善標誌的地景藝術裝置，就像街道上會有小心的交通標誌，我們就做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社區裡面各種要小心的告示。包括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空間、大人小孩，我們要如何小心注意、如何維護。像有一張是「螢火蟲小心砂石車」，背後的故事就是以前這裡可能曾經有過螢火蟲，今年卻已經不見了。

然後，我們把標誌安裝在社區裡各個地方。這些標誌放置處都是從小朋友跟老人一起找出來的，代表社區發生的變化和問題。我們在社區推「小心旅行」，而不是偏向觀光客小旅行。「小心旅行」是自己給自己的，包括小朋友和老人。我們也訂了很多主題，比方說危險路線、骯髒路線、不方便的路線等等的，然後把社區的路線畫出來，大家一起去走這個路線。從這個路線中，會有來自不同世代意見的召喚。

我們今年有一個活動叫「內灣曬恩愛」，是在玩資源回收。我們有訂主題，比方說鍋碗瓢盆，請大家把鍋碗瓢盆帶過來，從舊物開始交換，然後開始玩故事交換。一開始可能是鍋碗瓢盆，接著從鍋碗瓢盆請大家開始分享可能對於飲食料理的故事。從各個不同世代間的分享，我們就會發現可能有他們家族史，可能有一些對地方記憶，大家一起共同紀錄下這個東西。

對於三灣也好，苗栗的山城也好，大多可能會以客家庄這樣子的概念。但是其實在社區裡面有來自不同的族群，包括像內灣就有賽夏的小孩，也有媽媽可能來自東南亞或不同的國籍。所以我們在前面講到的，在玩資源回收日、故事交換的時

候，我們開始知道有些小孩的背景，或有些媽媽有不同的背景，所以我們就製作了「母語櫃台」。

我們發現，有些小朋友已經沒有母語能力了。比方說社區裡的賽夏小孩，他已經完全不會講賽夏語了。當我們請賽夏小孩布置他的賽夏櫃台，他必須回家去問長輩，像是要如何問問題，怎麼說謝謝等等的，開始學習自己的母語。其實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可能這些小朋友的父母那一代就已經在文化上、記憶語言上都已經嚴重流失了。但有趣的地方是，當你給他一個任務，小朋友其實可以很快、很開心地在這個任務中得到自己要知道的東西。

在這些小孩社群中還有一個狀況，就是學區劃分的問題。內灣小朋友的學區是劃分在不同鄉鎮的兩個學校，這從我這個年紀就開始是這樣的狀況了。身為在地人，我也曾經離鄉過。我覺得那種認同感，對我們而言不見得是來自所謂文化，有時候真的是最直接的情感，就是你在小的時候有沒有朋友，有沒有跟你一起玩的人。所以我們注意到學區劃分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們的爸媽。還留在這裡的爸媽，幾乎都是到頭份竹南，或是到新竹去工作。所以這裡的小孩不只是學區劃分，他們有半數以上的小孩平常都是跟著爸媽，轉學到爸媽上班的地方，爸媽現在上班在頭份，他就轉到頭份旁邊的學校，因為爸媽有接送上有問題。所以他們等於是每天跟著爸媽一起通勤，可能爸媽換一個工作，他們就要換一個學校。

學區劃分和流動就學的方式，讓我們在地方遇到的返鄉青年多半是屬於認同感偏低的狀態。他很有可能在小時候就是到頭份的學校念書，在自己的社區、村子裡面沒有朋友。所以其實對這裡的年輕人來說，離鄉是很自然的事情，離鄉之後也不見得對家鄉有太多的情感。

這張照片是我們帶著社區小朋友在社區玩，我們是在地上彩繪，這可能是最基礎的遊戲。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像我們少年藝工隊的成員裡，可能很多小朋友是因為參加了少年藝工隊才認識社區裡的小孩，但我們也漸漸地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他們也是需要公共空間的。

在談藝工隊之前，我想說一下關於我自己的返鄉。我的返鄉是在參加太陽花學運之後。我自己是台灣藝術大學畢業，畢業之後一直都待在台北工作。而在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就是一個很一般的年輕人，可能畢業之後就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工作，進入到都會的職場工作。但突然間那段時間好多苗栗的事情開始洗版，我才注意到我有多不了解苗栗。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自己好像突然間啟蒙了一樣，

我就在立法院外面搭設民主帳篷，每天早上上班，然後晚上就到那裡，幾乎沒有什麼睡覺。最後要撤的時候還超級不想撤離，因為會覺得離自己的家鄉很遠，有那種很奇怪的虧欠感。

我記得在太陽花學運後，有一場關於苗栗三義外環道的開發環評，那段時間也是石虎的事情開始洗版，於是環評場外就有抗爭，而我也去參加那場抗爭。就在環保署外分兩邊，一邊就是青年以反對開發的立場在抗爭，另外一邊是被立法委員動員上來的苗栗鄉親，在另外一邊反抗爭。那時我是在青年反對開發這邊，看到自己的鄉親在那裡反抗爭，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接著我開始聽到鄉親那邊用客家話在談論，現場的非苗栗年輕人可能多半當時是聽不懂客家話的。而我聽懂了另外一邊老人家在講的事情，我就走過去跟老人家聊了一下。老人家講的不外乎這是我們苗栗人的事情，關你們台北年輕人什麼事等等的。我也把那個老人家講的話，翻譯給身邊的青年朋友聽，接著兩邊就開進行了一些對話。那一場對話讓我感覺對自己家鄉的虧欠又更多了一點，覺得為什麼在這裡我是跟自己的鄉親是站在對立兩邊。那場抗爭是讓我起心動念想要返鄉的一個特別的原因，因為我覺得我蠻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鄉，跟對面的那群鄉親一起生活，不是站在兩邊這樣。

關於開發和發展的論辯。我覺得從三義一直到內灣，可能長輩多半會認為開發等於發展。雖然比起長輩，我們可能對「開發」有更立體的描述跟想像。但從生命經驗來說，我們從小就會討論說高中要去哪裡念，要去新竹還是要去台中念？要看電影不是去新竹就是去台中。我們從小就對於新竹和台中這些所謂的都會區充滿了一個奇特的憧憬。就是所有我們想要的東西可能都是在新竹或是在台中，那種感受。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在我們身上也有屬於我們自己那種「開發等於發展」的類似理解方式。這些都是與自身生命的對話，我覺得自己從成長到離鄉到返鄉，所有有過的經驗，不管是困難或挫敗，我覺得在這段過程裡面，面對地方也好，面對自身也好，那種情緒跟認知是很複雜的。我返鄉也有從事一些跟社區有關的工作，而之前從太陽花以來的這些思考，很多東西對我而言都是還蠻難解的。當我回到我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的時候，我找到了一件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陪伴同樣處於這種過程中的孩子。陪伴他們，從自己跟地方的關係、跟家庭的關係、甚至跟學校的關係，我想要陪伴跟我一樣處於這段過程中的孩子。

「少年藝工隊」的成立，一開始是我回家之後常常會往圖書館跑，在圖書館裡做事，也在圖書館裡認識了一些孩子。從陪伴他們寫功課，教他們寫功課，然後約

定時間一起做一些事情，包括可能從最簡單的打掃社區和街區開始。為什麼我們會從事藝術？當然跟我自己的背景有點關係，我就開始帶他們開始做一些跟地方有關的事情。我覺得陪伴小孩這件事，可能連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因為我還是相隔了可能 20 年。我們會以為 20 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為過去這 20 年的變化這麼多。但當我看到這些 20 年後的孩子，他們幾乎還是跟我當時是差不多的。他們可能還是在想著我長大之後要到新竹到台中，可能還是想像著自己的夢想，希望三灣有麥當勞之類的。這會讓人覺得，這 20 年似乎有一些東西是一直都沒有改變的。我也沒有辦法確定，當我在陪伴這群孩子的時候，20 年後會不會有什麼變化，但我至少可以透過「與自身生命的對話」的經驗來陪伴他們，我們能夠做到多少，或許就是一種改變了。

在我跟這些孩子們相處中，因為每個小孩都有我家的電話，都有我的電話，他們可能在放學時間，每天 4 點、5 點這個時間，他們都會打電話給我，或直接按我門鈴，然後來我家找我，跟我一起看電視等等的。其中有來自所謂狀況不是那麼好的家庭，因為也許現在很多會留在這裡的家庭都是出不去的家庭，他們可能來自比較不好的家庭，可能經濟上面有些困難的，是有這樣的孩子的。他們有一些孩子在學校裡的狀況不是那麼好，而我覺得至少這種陪伴是最直接的，是我可以陪伴他們一起度過的事情。至於未來這裡會有什麼變化、孩子會有什麼變化，我想或許從現在有一點點的改變，我都會覺得很欣慰的。

另外，我想談的是藝術教育可以做的事情。因為我自己從藝術大學畢業，我返鄉以來發現好多藝術教育沒有教的事情。藝術教育沒有教你怎麼跟社會對話、沒有教你怎麼關懷地方、沒有教你社區是什麼東西。我覺得甚至藝術教育，可能都沒有好好跟學生談論什麼叫「教育」，或什麼叫「藝術」。這是我現在會覺得蠻不可思議的地方。這也反映出目前的「藝術教育」模式，在當我們要進入社區進行地景藝術或藝術創作時會遇到的衝擊，比如說像美醜的定義，以及藝術創作的主體性要怎麼做？當我們把主體性放在社區、放在地方、放在小孩的時候，創作的成果可能被不同的觀眾認為是醜的，這該怎麼辦？這對我們過去的訓練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希望我自己返鄉不只是陪伴孩子，讓孩子或地方有一點點的變化，其實我也很希望在藝術教育這件事情上可以不斷有學習的機會。我想講一個小故事，有一位很愛畫畫的小女生，她在我們今年在創作交通標誌的時候認識的。她在學校裡面畫的東西是從來沒有被老師稱讚過的。但這個女生是很熱愛畫畫，而且對地方的觀察是很敏銳的。從踏察到調查訪問的過程中，她是很細膩地在觀察社區老人的

生活。她簡直就是一個非常有藝術家特質的小孩，可是她家庭狀況不是那麼好，她所關心的事情跟呈現出來的作品是不受學校裡面的稱讚的。

我們畫完那天，有兩位北藝大的老師也來跟大家一起參與，一位老師拿她畫的東西跟她說：「以後長大想不想來台北念書，想不想來北藝大念書？如果你想來的話，告訴老師，老師幫忙你」。那時候小女孩就回應老師：「我覺得不可能耶，因為我住在三灣」。那一瞬間，我轉過頭立刻掉眼淚，因為我想到 20 年後還是同樣的原因。我並不是說我們都不能離鄉，我們都不能追尋自己的夢想。但我覺得一個城鄉之間的關係也好，好像有種我無法解釋的一個不平等、不自由還是存在這裡頭。

我那時候之所以會立刻淚崩，是因為在前一段時間還有另一個孩子，她非常非常熱愛演戲，她生活裡的一舉一動都像一個戲精一樣。我也跟她有過一段對話。我跟她說，你想不想演戲，我有個朋友他在做編劇，如果你想演戲的話你要不要試鏡看看。我問她有沒有這樣的機會，還跟她一起編織了一些夢想：「如果說你有一天可以演到什麼樣的角色時，或許會入圍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我那時候叫開車載你一起去走紅地毯。等你走紅地毯之後，我就會立刻把車開去停車場停，然後在後台等你，等你領到獎的時候你就到後台來，我會幫你一起準備好香檳。」我們就一起編織那樁夢想，可是她最後說了一句話。她說：「那你喜不喜歡演戲？」我說我很喜歡，我小時候也很喜歡演戲。因為她看我可能講得很興奮這樣。然後她就說：「嗯...那你沒有當演員，是不是因為你住在鄉下？」我那時候就頓時有點傻住了一下，回應她說：「我覺得想要當演員這件事情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只要你想做。」我那時候給她這樣的一句話，但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在騙她。所以當第二位小孩告訴我類似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會立刻出現很強烈的情緒。

我想要講的是，為什麼 20 年後我們會覺得交通也好、網路也好，已經發展成這個地步了，為什麼小孩還是沒有辦法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夢想？但這其實也牽涉到，當我們有夢想的時候，是不是就是離鄉的開始？就像我自己，我可能從小喜歡畫畫，就是一個理想的開始。因為這裡可能沒有我發展的空間，沒有工作機會。

我要返鄉的時候也非常非常地慌，因為我會發現其實我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我想說：好，我返鄉，我住在三灣，但我去新竹找工作好了，那時候是這樣想。我知道，可能不是每一個孩子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在鄉村中找到這樣的工作機會，而鄉村也不見得需要這些工作機會。但我會覺得擁有這些夢想的人，是不是就註定要離開了。所以，對我來說，不管是我自己的成長，或是我帶小孩的過程中，

很多難解的東西還是非常難解。但我會希望，這樣子的互相陪伴，能夠讓這個地方，長出屬於這個地方的藝術家和演員。也許他們不見得以後會待在這裡，但是他們是真的就是這裡的藝術家跟演員。我希望可以成真，謝謝。

雨林咖啡 吳子鈺

我是年紀比較長的一個返鄉青年，21、22年前返鄉，青年現在已經變成老年了。剛剛聽了前面三位真正年輕人的分享，內心也很多感動。但我個人就是稍微有點悲觀的傾向。

我先講一下我的立場跟態度。我一直對於公部門與官方有強烈的反感，我也希望有人是站在對立面可以批判的。我非常相信個體，所以只要個體有所覺醒、個體有所自由的話，這個個體就能夠創造、帶動改變，也就是那樣的力量才有一天能夠真正的去改變結構。就像20年前，我不敢想像會有今天這樣的場合，或者能夠再多辦這樣子的活動，或者像前面三位。如果你們早誕生20年，你們可能就是一個正常底下的創辦人，那正常對我們來說當然是不正常。因為我們個體能夠有夢想，那就是啟蒙了之後讓我們有真正的思考、思辨，我們真正去追求生命的時候，那時無限的可能就會產生。這二十多年來我的返鄉經驗告訴我，似乎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一直是人民、社會的力量，拉著政府跟國家往前，而不是有一個公部門是類似像上帝或神的存在，可以指導我們，我反而相信社會力的存在。社會力真正的累積跟解放是建基在個人的成長跟學習，我反而覺得過去這二十年，是我們社會民間帶著台灣往前進。

但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挑戰也比較大，在這點上我是很悲觀。就如張愛玲提過的：「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我認為在台灣回農村的這個變動上，其實就跟台灣跟整個世界的變動是連在一起的。那過去這個二十年來我們目擊跟經驗到整個變動的速率，我相信絕對是大於我們父親的那一輩。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應對這個變化，在我個人而言完全沒有答案，而且那個答案可能略傾向於悲觀一些。因為變動太大了，我們無法用舊的經驗去形成一個指導的方向及原則。

尤其在農村的變化上面，它又一直是掙扎的，落後於我們所說的相對遲緩的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我們如果再抓著從前那些傳統的元素，我們能不能再做出一個新的發展。我用一個比較抽象的方式來說，我們就像站在一個荒原上、站在瓦礫堆上，面對著的我覺得是一個全新的開創，我反而是這樣覺得。尤其是在鄉村的角度而

言，我要呼籲我們應該大膽地去解放、大膽地去開創，就像本來無所謂希不希望，地上本來沒有路，人走過的就變路。這個是我綜合了悲觀，跟一點點立基在如果個人可以覺醒或深思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走出來的一個方向，但這個方向還是抽象的。

我從台中東勢來，回鄉已經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來我經歷了九二一地震之後的重建工作，我們從那時候開始，除了做實體的社區重建之外，我們介入了產業，開始往有機農業的方向做。我們也曾經弄過類似像農村工作隊這樣的事情，前幾年我們建立了一個梨子的品牌。我個人又因為一些生命的意外，跑去印尼的蘇門答臘弄了咖啡，很難一下子回想過去二十年到底精確的做了什麼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大概十件有九件是失敗的。那個失敗有很多最後是虎頭蛇尾的。很多當初是一堆人的熱情，但也不過半年、一年，它就消逝掉了。有持續面的問題、有財務的問題，也有我們覺得失望跟焦慮那樣整個往下的一個拉力，這樣拉到後來，每個人的鬥心都消失了。

但是在這些零零總總的事情裡面，我反而要提醒一件事情給在座各位琢磨，相信有蠻大的參考價值。就是說，每一件事情如果參與在裡面，或者由你發動，得到最大收穫的人會是你。所以個人在這整個過程裡面，會得到一個最豐富、最營養的內在的澆灌，我有非常強烈的這種經驗，只要你真正的想要去讓一個想法變成實際，這個過程造就最大的是你自己。我年輕的時候好像還比較難，現在這個時代至少台灣社會保證你一個支撐，想做的你可以開始做，這樣的一種解放跟整體的一種社會重建，我覺得是很好的。

我用簡短的時間講跟今天主有有關的嚴肅內容。「地方創生」這件事情，我們會把它跟快三十年前開始的社區營造對比來看，這是很直覺性的反應。我一直覺得說當初的社造有很豐厚的社會環境，那個時候的社會力需要一個出口去噴發，除了政治上、社會上的一些改造，比如說本土化等等，其實在地噴發的那個力量，其實社造剛好是承接了那個出口，但是很快的他就變成一個歷史這樣揮發掉。我很擔心今天講的這個地方創生，會不會再次去複製一次這樣的一個模式，比如說給你錢，但是我覺得社會條件並沒有當初社造那個時候充足。

第二個，現在講的這個地方創生，他意圖要解決的問題太龐大了，這會牽涉到問題太過龐大，希望地方可以因此多一些新生的人口，這怎麼可能呢？所以我要提醒一點，要回到你個體身上來看，這個是不是你有感覺的。官方提出怎麼樣的口號其實都無所謂，問題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跟內涵你想不想做，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其實你們都在地方創生的這裡面。只是這個東西要不要、能不能、好不好被收編，變成官方去宣稱他政績的那個東西？不一定，但其實你們都在那裡。所以如果現在官方有政策出來他要能夠接合的好，比如說你們做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有時間或是能夠要到資源嗎？我希望我們創造出來的機制，能很快地讓這些返鄉青年夥伴，你們需要什麼資源的時候都可以在程序上簡單一點、核帳上簡單一點。我知道一套制度和法令要有普遍性的適用原則，不能太個體，太去考慮到個案。但地方就是因為每個地方都這麼的不一樣，所以有很多個案的突發奇想與創造，而新的政策能不能產生對應，因為多樣性會太大了。所以在過去二十年我常聽到說明明這個案子是很有創意的，可是他到了評選案子的過程會被刷掉。年輕人的創意是無限的，我們應該盡量去包容、看到每個案子背後的可能性跟質感。

第三個是，以農村跟農業為主體的研究與統籌機構在台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比如說農委會、農會系統讓我們很失望。這個處於邊緣化的議題和可以分配公共資源的主管機構，這種可以構成整合體系的一套機制在台灣是不太存在的。這就牽涉到文化或商業模式這些議題，沒有任何的機關來扮演統籌或研究。那要不要催生的他存在呢？這個是整個台灣重新再結構的問題。我們明顯需要對政府的組織思維和應對機制進行重新再結構，但我看不出來我們有這樣的準備。

第四是農業問題。我個人一直很悲觀，我覺得台灣傳統農村跟農業最快會在未來大概十到二十年間會消失，有兩個很大的原因。第一個是農業勞動力不足，所以我大膽的預測應該會有兩個現象產生：第一個是「香港化」，就是我們的食衣住行，尤其是農業生產的產物，用進口的替代，因為最便宜。像藺草做成的東西，除非美學的價值，或者能夠建構出拉抬價值的元素，避開一般的工資和市場競爭取得高價錢，不然我們大部分的東西會被替代掉，就像香港一樣。一個看起來非常富裕、很有活力的城市，可是他吃的東西完全沒有自主性。

第二個是農企業化，就是破碎的農地已經都沒有人耕了，就會有人出來組一個工作團，然後去逼迫政府開放農業勞工進來，變成一個工廠式或資本主義式的操作。農地變成一種廣義的工廠，人跟農地關聯深刻的直接勞動和日常生活脈絡都會被破壞和取代掉，就是農企業化、資本主義化。未來，頂尖的小農還是會存在的，表示你種得很好，能和金字塔頂端的消費社群對應，所以有辦法生存。可是講到廣大農村的母體，那可能會崩潰掉。

所以，第一是能不能有更好的機制去培養這種在種植理念上比較進步的菁英農民呢？第二個是農業合作社的形成。合作社是我長期覺得能夠抵抗整個主流資本

主義之瘋狂，且能細緻地採取行動以席捲全世界的一個可能的模式。這是一種比較傾向社會主義式的風範，可是台灣戰後整個社會主義的土壤被剷掉了，所以我們台灣社會並不會去形成或回應社會主義式的看法。但合作社確實是一種蠻基進又銳利的做法。我們也只是想像而已，因為它在現實狀況中是很難的。

接下來是農商業模式的形成跟輔導。有開書店就知道，其實賣書絕對虧錢。而餐飲這種行業，除非你做出特色，不然很難去跟主流競爭。那有沒有一個好的、屬於在地的一個小農商業模式，因為我們這一代小農一直在推廣他的種植和理念，比較少看到能夠討論小農的銷售。比如說，能否有更好的機制可以讓藺草帽到 7-11 去銷售？把很多以前的條件所限定的方式解放，像是量不夠的問題，那你就批少一點來銷，不一定全部店面都上架。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細緻的可能性。

我們談了這麼理想的東西，也要去看可以支撐我們生活的方式。如果沒有創造出來商業模式，那就避免不了失敗。比如像種苗的開發其實讓我們賺了蠻多外匯的，農友公司弄出來讓全台灣能夠驕傲全世界的番茄、西瓜，這些東西怎麼跟民間相互搭配呢？目前是沒有的。又好比像農機，那勞動力的減低或改善其實跟農機的發展是相關的。在農業的創新這方面，坦白說是台灣的一個強項，但是我們過去一直沒有在強調這部分。

我今天還是很高興，我們會移動我們的身體到這裡，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烈的宣示，我們跟自己宣示，跟世界宣示，我們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所以，關於城鄉的、農村的、在地的整個發展，其實各位就是那個保證、各位就是顆種子。十顆種子可能只有一顆長成大樹，但沒有這些種子就什麼都沒了，那希望以後大家都是比較能長成大樹的種子。

理博農業生物科技 李文權：

首先感謝邀請，跟各位非常有心想要在地方、在農業上想要有所作為的年輕人，一起在這邊分享、交換我以前的一些心得。我想我跟吳兄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吳兄是從比較負面的過程中提出正面的訊息。提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能耐，如果沒有辦法提到重要的問題，那麼做很多事情都會是無關緊要的。

我覺得苗栗這邊如果有新的可能性，接這三個氣很重要。大家都認為說接地氣很重要。對於我們在農業領域從事的人員來說，他們會認為這些政府跟有公部門資源的相關的人員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很容易覺得他們沒有接地氣，意思是他們不了解大家有多辛苦，不知道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所以接地氣很重要。

第二個是接天氣。如果要做農業卻不去看天氣，比如說節氣，大概真的沒辦法做。比如說我最近在跟農民做類似農業的商業模式，在今年春天做水果，兩區相差只有十天，但我的 B 區收不到兩成，A 區卻是豐收。天氣一熱時，病蟲害全部來，農民跟我講說那個要廢園了，我一聽那真的是傻了，因為很多的訂單在後面等著要上通路啊，趕快衝到田裏面去看，真的是這樣，所以結論是廢園。這個只是簡單的節氣而已喔，還有氣候變遷這個更大的挑戰在。

第三個叫接人氣，我們講韓國瑜為什麼這次能夠席捲台灣，因為他接地氣，天氣他可能還不太懂，因為他賣東西，沒有真正入土去種植的話是不會有深刻感受的。那人氣他接的非常棒，所以能夠不是高雄人卻到那邊當市長，所以我覺得接人氣的重要性非常棒。我自己是這三個氣都接的，而這三個氣是我覺得我們如果在苗栗要能有所作為時，就一定要把這三個氣做足，

我自己本身也是三個百大青農的陪伴師，那基本上是他們不知道怎麼找找到我這邊來。百大青農通常是已經有一定程度，而我們是要幫助他們從年收入一百萬、三百萬，躍升到五百萬、一千萬的程度。農委會輔導處投了很多資源下去。之後的第四屆百大青農，因為忙碌的關係真的不打算參加，但還是接到電話告知青農有意願找我當陪伴師，但我那時候剛從農科院院長的職務下來，自己創立公司，可以說是百廢待舉的狀態，原本拒絕了，但對方還是堅持要找我。大約兩周前我告訴苗改場我要辭去陪伴師的職務，因為這位青農現在去一個大陸的通路商弄了十五家專營門市，如果一家投資要 50 萬，15 家要 750 萬的成本。要把那些貨都放進來再銷出去，我覺得那是很忙的一件事情，我覺得(他)沒辦法。

以我現在合作的農友的水果玉米為例，我把這當成一個農業創新的重要模式。這位農友在我一年前回來公司時就打電話給我，邀我一起種玉米。種了之後我就把之前從事有機草莓的產銷運作資料給他，裡面同時有資訊、財務、會計的內容，其中有一個「成本效益分析表」我請他先針對水果玉米的狀況來做，我再幫他修改。一開始是每個月開一次會，後來半個月開一次，最後水果玉米要上市前幾乎是每個禮拜開滾動管理會議。我保障他種，種完後到我這邊來做分級和通路行銷，基本上是有品牌營造的部分。

這個方式最起碼保證他賺兩項收益：1.工錢，讓他在估算成本時再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潤，類似保障收購的概念，讓農友最起碼還有 20%的工資利潤。這個部分我用公司專案的方式來進行，滾動管理會議怎麼討論、怎麼修他都知道，還有會計師協助。發現在春季我是虧錢的，所以就在增列 10%作為公司營運所需的利潤。

所以，如果我秋季是這麼運作，會有 10% 的盈餘，而盈餘的三分之一歸他當獎金，這樣可以鼓勵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個系統運作起來。於是到後來便有了盈餘，他也有百分之三點三的獎金。

我們也會把這些過程都寫下來，之後變成可以複製擴散的 SOP。我們估算，大概只需要五分地，一個青農回鄉在這兩期種作產銷中大概可以有五十萬元的收入，而這還不包括獎金和技轉的衍生金。我個人認為只要年輕人願意回鄉，如果能夠順利接軌，五十萬的收入可以讓他們在第一年的時候不要讓父母親擔心，父母親也可能希望你回家幫忙。

你可能是農二代或是其他家庭產業，但記得要跟父母親好好的談，因為這是有風險成本的投資項目，父母一定不會一下子就給你那麼多成本。像我以前大學畢業回到家裡的工廠，工人一個月薪水大概兩萬五千到兩萬六千之間，我老爸只有給我六千作為零用金而已。所以如果各位回鄉是農二代或農三代，要好好跟父母親談成本是怎樣。第一年不要去抱怨任何事情，但第二年的時候很多事情你都摸得很清楚了，就要跟父母談加薪，六千塊要加到一萬五千塊；第三年你可以跟他說要三倍，要加到三萬六千塊。如果你們想知道怎麼溝通，我有溝通的顧問，我教你們怎麼做這件事而不會造成家庭革命。

為什麼要談這件事呢？因為如果政府公部門的資源進入民間時可以找對出口，這樣才真的可以讓地方年輕人心有所感。目前也還有一個是在台中東勢幫台中市建設局規劃一個「新農業示範基地」，基地已經差不多快完成了，十六公頃，是用「新智慧、六級農業產業化」的方式在運作。

我是中興大學植物病理系畢業，畢業之後當兵回來後，父親跟我說你姐夫在是某間公司中部地區的總經銷，如果去幫他一個月大概可以有兩萬多到三萬，三十年前那是很大的數目，而且還給你一個喜美轎車。但那個我不喜歡，我跟父親說寧可回家幫他經營工廠。回鄉後不到四年的時間，因為弟弟回來結婚了，所以我就離開家裡去補習班待了一年。原本準備要考四年制醫科，但我老婆跟我說：「你要是讀醫科我就不跟你結婚，有錢等無丈夫，而且又危險，哪時候人不見了我也不知道。」，後來便去清華大學讀分子生物研究所，那就像是那個時代的遺傳工程，如何從細菌裡面做出胰島素控制糖尿病，所以那時候就想做一個遺傳工程學家。後來在清大博士畢業後到美國待了一年半的時間，做人類基因體計畫，人類基因體計畫是類似人類的第二個登月計畫。

回國後到養豬科學研究所，別人想說我很奇怪，從植物到遺傳又跑去養豬，其實不是。台灣養豬科學研究所早先是聯合國單位，為了解決東南亞地區人民在食物蛋白質補充方面的問題而設立。民國 59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風雨飄搖，但這個研究所還是存在，那時還有一個從事心臟血管領域的醫學研究中心，研究人的心臟血管疾病，遺傳性的、後天性的，用豬當作模式。所以，我們就去研究豬在夏天的時候怎麼樣耐熱，因為夏天太熱母豬原本可以生十三頭小豬，後來只生六、七頭；公豬本身能量不佳，小豬長不大又容易生病。

我們另外也研究雞，研究台灣土雞生蛋數目為什麼從 110 個一直下降到 80 個、70 個，用基因跟遺傳學的方式去研究。研究了十幾年也累積了好多 paper 跟專利，但是到後來都沒有用到農民的身上，一直被批評。所以，研究成果有沒有用到農民身上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裡面。發生口蹄疫之後，我們轉型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在那邊我幫忙把育成中心設立起來，然後花了十年幫農委會規劃農科院成立。後來因為農科院前後任的主委對成立的方式不太一致，所以成立好了以後我就退出，自己創業。創業的時候第一個想說我要做農業，我要跟農民在一起，所以第一個就去學了有機農業和有機蔬菜，有機草莓是我從事的第一個項目。

提這些是因為我是在頭份留鄉下來的，要是返鄉，應該也是回台中市北屯區。但我父親的工廠則是在太平區，而北屯區早就因為平地，地方已經都不見了，我沒辦法回鄉。所以到新竹、苗栗頭份這邊發展我的生活，我願意為這個地方做很多事，而且在苗栗這邊我有很多的青農朋友，未來大家可以用群聚的方式，看怎麼把新的智慧的六級化產業做起來，謝謝大家！

現場參加者：

我是從華南銀行退休，現在空閒時間就從經常有參加政府的研討會。今天看到幾位青農返鄉覺得有這種精神非常難得。剛才李博士講到運用政府資源，我也常參加這些社會企業的討論，尤其台北的社會企業實驗中心在做的一些青農項目，可以去跟他們接軌，看看政府可不可以幫忙行銷這些農產品。

第二個是缺工的問題，我建議各位可以考慮社區的銀髮族，這些有錢有閒的老人家吃飽沒事做，可以好好考慮一下。第三個是結合長照的行銷策略，因為長照裡面也包含吃的。還有可以思考應用 360 度的攝影和直播，我到哪邊都會這樣做。我想政府辦這些活動時應該要直播，透過現場在座的人分享一下就會很熱絡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交通，如果沒有解決大家要怎麼來？可以考慮做社區共乘接駁車，讓共乘的消費者決定價格，而且可以順便玩。可以學日本多利用老人來做這

件事，而且比你們做這些利潤更好，這樣也可以避免停車和塞車的困擾。再來是小旅行的價位，現在外面五星級飯店或餐廳都很便宜，這邊價錢差不多的話要怎麼拚？還有「多元就業」可以好好利用，政府每年都有補助。